

8潮头 Tide

潮头拾贝

手摸到的都是温暖

■（广东）侯平章

那天早晨我把羊赶去火地岩
树上才刚刚冒出嫩芽
还不到中午
羊的叫唤就高过了同伴的吵嚷
那是羊在分挽

娘叫我背些稻草去
刚生下的小羊身上
湿润的，耳朵贴在脸上
我把小羊牵着
靠近火烤
很快小羊身上的湿气
干了
耳朵也站立起来
放到地上
走路一跳一跳的
好像舞蹈

火的温暖烤硬了小羊的骨头
在这春寒料峭的日子
我和小羊的骨骼
都慢慢地硬朗
结实起来，后来
小羊竟然比我
提前长出了胡子

短诗四首

■（四川）雷田伦

落叶

从树上
到大地
看上去很近
秋却走了
整整一个季节

苹果熟了

结在树上的歌
被秋风唱红了
我咬了一口
歌声又脆又甜
采一篮
去山外兜售太阳

春天

一朵花
把心事开了出来
一棵树
开出了很多心事
蜜蜂的心事
是把日子酿甜

太阳

一枚浆果
熟透了
季风让南方
不断变甜

告别（外二首）

■（广东）百定安

月光洗白荒凉的山冈
一匹狼无处可遁
它仓皇的身体
带着枪伤。它和我
握手，流下苦泪
它的手有中风之后的颤抖

——当然
这只是我捏造的一匹狼
我只能捏造一匹狼而不是狼群

我与它
月光下比肩而坐
不祈祷，也不安慰
我只是说：回去吧
找你的灵魂

它微闭双眼，仿佛享受着
一生搏斗里最后的温馨
然后对我说：回去吧
找你的灵魂

划火柴的手微微颤抖

划火柴的手微微颤抖
我的心脏藏于火柴的顶部
它渴望和极力回避的
都是燃烧

柏拉图说

柏拉图说：鸟是一种形式，树也是一种形式
我迷恋形式。我喜欢鸟，也喜欢树。
我喜欢树和鸟的关系

当然，如果鸟飞得再远些，我更喜欢
它们之间的距离
令我痴迷

旧时光（外一首）

■（湖北）肖佑启

笑脸一把拥抱了久违的等待
容颜丢失在三十多年别离的缝隙中
纯真都去哪儿了

拉链

排排站立
等待居住裸露的豁口
留一点空间
包裹隐私

潮头品茗

路

鲁迅说，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路是走出来的，所以，路，语法上归为名词，路在人生中却是动词。路是人生中最长和最短的动词。

路是要走对的，所以，路就是动词，路是人一生最好走又最不好走的动词。

作家的话很深刻，乡村的路很朴实——有炊烟升起的地方，那里牵着一条路，回响着母亲的呼唤。

有田地庄稼的地方，那里牵着一条路，铭记着大地的恩情。

有柴草茂盛的地方，那里牵着一条路，升腾着炊烟的天空。

有祖先躺着的地方，那里牵着一条路，流淌着血脉的浪花。

哪里有汪莛坑，哪里有汪清泉，哪里有树果子，哪里有点笑声或者哭声，那里准会牵出一条路，让我们伴着农历长大。

就像爷爷的手臂，青筋毕露在乡村土地上。就像村庄的丝瓜藤南瓜藤，在乡村弯来拐去，枝节横生……

我没有说城里的路，我们很多人的人生之路都是从乡村开始，乡村的路没有城里那么开阔，没有城里那么平坦，人能过去，牛羊就能过去，种子就能过去，生活就能过去。走好了乡村路，就能走好城里路。我们的孩子甚至以后更多的人从小走的都是城里宽阔平坦的路，这是他们的幸运，也是他们的不幸——因为他们不会看路找路修路，只有一步步用脚走出的路才会那么踏实和稳健。

柳青说，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

城里长大的人生，别忘了走到乡下，去走一走那些乡村的路，那是人生必须补上的课程——

乡村有非常热闹的路。比如那连接村外的石板路，那通往水井的青石路，那走进磨房、豆腐坊、造纸坊的黄土路。人在上面走，牛在上面走，猪在上面走，狗在上面走，有时狐狸啊、蛇啊、野兔啊、雪花啊、雨滴啊、彩虹啊也在上面走。

乡村也有非常寂寞甚至绝望的路。一家人人在走，一个人在走。土地荒了，牛棚弃了，粪坑不用了，果树枯木了，路也就废了，路成了野路，只有风在走，雨在走，阳光在走，收脚印的魂在走。夫妻吵架了，婆媳吵架了，心井干枯了，也会有人走向悬崖，走向河滩，走向农药，走向屋梁。不知道明天往哪里走不知道自己前进的目标了，地上有路，脚下无路——悬崖边无路，河滩中无路，农药中无路，屋梁上无路，这就叫走投无路。

人的脚走累了，顺便坐在路边，把脚放松，把汗揩去，路在等着你的双脚。

人的心走累了，把心躺在床上，想想走过的路，想想以后的路，想通顺了就从床上爬起来，出了家门就是大路，大路通向远方。乡村最悲伤的就是心想不通路，眼看不到路，让路走到尽头。乡村生长着很多叫爬山虎的植物，不知道爬山虎有没有心在想路，有没有眼在看路，只知道爬山虎听从阳光和意志的召唤，想走哪里就走哪里，即使是不见寸土的悬崖，即使是干渴如火的岩墙，爬山虎依然走得春风浩荡绿意盎然，所以想不通路的时候就该去问问爬山虎，乡村爬山虎很多，所以乡村的路四通八达。

老人的年轮走累了，眼睛看不到路，双脚走不动路，魂从脚底升起来，找回走过的脚印，一步步地收回来，交给眼泪，交给子孙，交给唢呐，交给木杠，走向向阳的山坡，那里阳光充足，那里望得见村庄和子孙，那里就会牵出一条新路，泪汪汪，雨纷纷。

河走累了，让心思在河滩里荡几个漩，

人生要记住的三个动词

■（重庆）文猛

看看前面的路该怎么走。村庄只有河路通向大海，河水最懂得怎样避开高山和峻岭，最懂得如何低调地走路。

牛走累了，屙一泡尿，叹一口气，在自己踩下的一汪脚印印中照照镜子，继续走他的路，青草在等着，水田在等着，牛车在等着。

狗走累了，扬起后腿，对着一棵树，对着一方石，对着一片地，这条路曾经走过，这条路走得回家。

野花走累了，小草走累了，干脆停下来，站在路边，用一双眼睛看看路，看看天，看看太阳，等到夜晚来临，一颗颗星星掉进野花里，掉在草尖上，亮成清晨的露珠。

人在走，天在看。乡村最朴素的《论语》中说，人要离开人世的时候，会一步步地去收回自己的脚印。夜深人静的时候，总会听到房门在响，狗在叫，树叶在说话，不要去惊动他们，那是你的亲人你的朋友你的乡亲在收回自己的脚印……

所以，记住路是动词，走好走踏实走光彩人生的每一步脚印，走错一步，往往要用一生的努力来补回，因为，那些脚印是要自己去收回来的……

人生最可怕的是路成为名词。

门

门只有两种状态：开门，关门。谁还能说出第三种状态？所以门就是动词，是我们人生永远在寻找永远在面对永远在敲响的动词。

门，事实上也就是房子特定处的一堵灵活的“墙”，只不过它可以随人们的意愿打开和关上。如果没有门，人就成了“井底之蛙”；如果没有门，所有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展示的事情，将失去场所；如果没有门，也就无所谓房，无所谓家。

人生中会去敲响很多的门，但是当我们想透了，其实最重要的也只有四道门：家之门，事业之门，爱情之门，当然最后还必须迈进或天堂之门或地狱之门……

我们常常站在许多门前，打开一扇门，会有什么在等待——

时钟滴答，清香四溢的饭菜等待虚掩着的那道门推开；

湿淋淋的心，湿淋淋的伞，但是我们坚信每一把湿淋淋的雨伞总会有一扇虚掩的门在等着回去；

“祝贺你，你被录取了！”你是幸运者；“她不愿见到你！”你是暂时的失败者；“是个男孩！”你是伟大的父亲……

门是有感情的。“板门虚掩”，热情写在门上。“门第森严”，冷漠凉透心底。“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暖情如沐春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罪恶昭然人间。

门是很势利的。“门庭若市”、“门限为穿”、“侯门似海”，权势一时，不会一世，就怕“半夜鬼敲门”。“门可罗雀”、“门前冷落”，守望人生的低潮和人生的空白，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门是充满思想的。门可开可合，关起门来，惭愧的人“闭门思过”，做学问的人“闭门谢客”，自作聪明的人“闭门造车”。打开门来，直爽的人“开门见山”，热情的人“开门迎客”，智慧的人则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一扇门的关闭无可挽回。想想我们的老家，地上刮着风，天空下着雨，但是我们知道家门旁边有块砖，钥匙就放在砖底下，那是

村里都知道的秘密。
“一扇门关上了，必将会有另一扇窗在为你打开”。
记住哲人的话。

坟

坟不是自己长出来的，坟是用泪水和黄土堆起来的。

坟不会自己走路，坟里的名字却能飞越千山万水飞越悠悠岁月，走进我们的怀念……

所以，坟是动词。

坟是一个人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动词。

坟是一个人生前唯一空缺的状态下唯一不能自己动手构建的动词。没听说哪个人亲自给自己埋座坟，没听说哪个人自豪或者抱怨自己的坟是豪华或者寒惨，没听说哪个人呼朋引伴地邀请亲人朋友到自己的坟前喝酒喝茶——

人是动物中唯一知道自己必死的高等动物，我们记得住自己从哪里来到世界，我们谁也不知道自己从哪里离开世界，我们谁也不知道谁也看不见自己最后躺下的坟在哪里。如果天空的每一颗星星代表着地上的每一个人，只有到了生命的尽头，才会知道滑脱的那一颗星星就是自己。

好像很有钱的帝王，好像今天有些帝王一股狂野的有钱人，会在生前给自己筑坟，竭尽所能把富贵复制到坟中，祈求永远的富贵，可惜这种复制很快被人删除，有小说《盗墓笔记》为证，有小说《鬼吹灯》为证，有小说《老九门》为证，有电影《东陵大盗》为证，尽管这是艺术的纪录和创作，艺术绝对来源于生活。

古人造“坟”字，“坟”字从土从文，就是用土为人写下的最后的文字，入土为安，盖棺定论，不要奢想那么久远的事情——

三国时侯曹丕说过：人有七尺之行，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

民间更为直白的话是：纵有房屋千万，那不过是你暂时的居所，那个小小的盒子才是你永远的家……

关于死亡关于告别，我们大都十分坦然，因为我们深知那句很哲理的话：人不可能把钱带进坟墓。

这是上句。

偏偏少数人不这么坦然，他们疯狂地敛财，贪欲似火，结果百病从寒起，万祸因贪生。一根绳子，风筝失去了天空，牛儿失去了草原，骏马失去驰骋——贪婪就是这根绳子。因为贪婪，因为欲望，这些人自然应了那句很朴素很哲理的话：钱可以把人带进坟墓。

这是下句。

我们看不见自己的坟墓，我们看得见自己的路，磨难也好，幸福也罢，那都是人生最后一幕的小小演练，无论死神何时降临，我们都要微笑相迎谨慎相迎。

仲春与暮春之交，冬至后的 108 天，就是中国传统的清明节，在一年法定的节日中，唯独清明节没有欢乐的背景，古人杜牧给了他节日基调：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我们欢庆生的欢乐，我们也得思考死的严肃。燃上烛香，摆上鲜花，记住我们的先人，后人才会记住你。

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家只生愁（黄庭坚）。

风光烟火清明日，歌哭悲欢城市间（白居易）。

风雨梨花寒食过，几家坟上子孙来（高启）。

我最喜欢的还是苏轼诗：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

燃香，跪拜，缅怀祖先，想想人生，清吾心，明吾目。

逝者已去，生者坚强。

人生看得几清明。

有好奇，点头答应了。爷爷把夹花生米的筷子伸入酒杯，再提起，上面挂了一滴晶莹，爷爷将其滴在了我的舌尖，我感到一股辣味充满了口腔，张嘴哈哈了哈，抬头看见爷爷本来就不大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其上白眉抖动，很是开心。

而今，我已成年，爷爷的酒杯也已成为了遥远的过往，我对于酒这个辛辣的液体也有了淡淡的喜爱，和朋友在外吃饭偶尔也会互酌一杯，但仍难以做到爷爷那样带着享受的大声曝酒，尽管摆在面前的菜肴比爷爷的花生米要丰盛许多，却无法如爷爷那样如品仙珍，尽管有朋友相伴，互相笑闹，但心中却向往昔年爷爷认真曝酒吃花生时道不清说不明的满足。

不觉间便已黄昏，我在昏黄的暮光下合上了《雪国》，从微醺的状态中清醒过来，回头想要细细回味其为我侃侃述说的故事，却发现一片模糊，朦胧得如一场美梦。我郑重将其放回书架，想来短时间内是不会再翻开了。未来的某一天，当它又蒙上了一层薄灰之时，再翻开，闻着其愈发浓郁的书香，定会获得一个全新的观感吧，希望那时，我也能如爷爷那样，安然地大声品嘬这朦胧的雪花。

病

■（山东）张巧梅

我妈怎么样了？刚推开院门，就碰见要往外走的继父。

你怎么有空回来了？继父怔了一下，问。

我妈今早打电话说，她头晕得厉害，可能是血压高。我心急火燎地往正屋走。

头晕？你妈血压一直很正常啊！今早还跟着人家的车去赶集了，快回来了吧？这不，我正想出去看看呢！继父跟着我往回走。

去赶集？空荡荡的炕上没有妈。

我妈要干啥呢？真是，也不知人家忙闲！店里人手不够，晚上还要熬夜呢！我小声嘀咕着。再有一周就要过八月十五了，我家的超市特忙。

没啥事我回去了。我大声对继父说。继父的耳朵不好用，和他说话总得大点声才行。

不许走！拿着大包小包的妈出现在街门口。

妈，人家店里都忙死了！您好好的说什么病啊？我哭丧着脸说。

我不说病了你能回来？！妈白了我一眼，小声说：今天是你爸 60 岁生日！他到咱家也有十几年了，为了养活你姐弟俩，连个孩子都没要，更别说过生日了！现在，你已经结婚了，你弟弟也出国深造了……

妈！别说了！看着瘦弱的继父，我噙着泪花拨通了丈夫的电话……

评职称

■（山西）薛国英

学校的高级职称名额比去年还少，仅有一个高级职称名额。

经过数天的层层筛选，薛老师、李老师和王伟进入最后的评选。

课间操时间，王伟进了郑校长办公室。

王伟说：“郑校长，今年评职称，我就不评了。”郑校长问，“咋的啦，你和他不相上下嘛，都有机会啊！”

“我哪能和人家比，人家可是大作家，省作协会员，每年发表上百篇文章，光稿费差不多有一两万呢。而且我听说他在网上开了一个什么精短小说作家培训班，每天大量的时间都花费在那培训班上了，很辛苦的！”

“原来如此啊！王伟，你好好把你那些获得了省级以上的荣誉证书准备准备，机会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吃罢午饭，王伟走进分管教学黄副校长办公室。

“黄校长，今年评职称我就不评了！”

“咋了？”

“李老师是咱学校数学学科的带头人，教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听说她在校外办了一个数学补习培训班，学生有五十多个。家长们反响很不错，都争着抢着自己的孩子送到她那儿补课呢。”

“原来是这样啊！王伟老师，你别管别人的事，你把自己该准备的资料准备齐全，机会面前人人平等。”

下午活动期间，王伟又去了教导主任办公室……

三天后，学校高级职称评选小组公布的结果：王伟获得了高级职称参评资格！

一个月后，王伟的高级教师职称被省职改办批准下来，薛、李两位老师落选了。

薛、李两位老师落选理由是：他们违反了《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并且三年之内不得参加高级职称评选！



本版稿件在(大周末)网(http://www.qxhx.org.cn)和《潮头文学》公众号同时刊发

